

五经四书全译

三

陈襄民 刘太祥

葛培岭 张曼如

裴泽仁 付建萍

管曙光 郭振华

张文学 李国征

丰连根

注
译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五经四书全译

三

陈襄民 刘太祥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葛培岭 张曼如

裴泽仁 付建萍

管曙光

张文学 郭振华

丰连根 李国征

注
译



隐 公

传 惠公元妃孟子^①。孟子卒^②，继室以声子^③，生隐公。宋武公生仲子^④，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^⑤，曰“为鲁夫人”，故仲子归于我^⑥。生桓公而惠公薨^⑦，是以隐公立而奉之^⑧。

【注释】

①惠公：鲁国国君，名弗湟，隐公、桓公之父，在位四十六年而卒。元妃：国君第一次所娶的正夫人，即元配。孟子：孟为排行，即老大。古时以“孟、仲、叔、季”排行，或作“伯、仲、叔、季”。子，宋国姓。孟子为宋国女子，是当时出嫁后的名字，常以排行冠于姓氏之上。下文中的“仲子”亦同此。②卒：去世。据《礼记·曲礼下》所载：“天子死曰崩，诸侯曰薨，大夫曰卒，士曰不禄，庶人曰死。”

③继室：续娶。此处用作动词。声子：宋国女，孟子的侄女。春秋时婚俗，诸侯娶妻，女方常以其妹妹或侄女陪嫁，称为媵。元妃死，则以媵为继室，但尚不能视为正室夫人。声，谥号。

④宋武公：宋国国君，名司空。宋，子姓，都城在今河南省商丘县，为殷商后裔。仲子：宋武公之女，鲁惠公继配夫人，鲁桓公之母。

⑤文：文字，或解为花纹、图形。⑥归：出嫁。我：鲁国，即鲁惠公。

⑦薨：去世。见前注。⑧隐公：鲁惠公继室声子所生，名息姑。立：此指隐公行国君之政，即摄政。奉之：奉戴桓公。时桓公为太子，年尚幼，隐公遵照其父遗嘱，帅国人奉戴桓公为君。

【译文】

鲁惠公的第一个妻子是孟子。孟子去世后，惠公又娶了声子为继室，生了隐公。宋武公生了仲子。仲子生下时手掌上有一花纹，形似“鲁”字。宋武公说：“这孩子将来会成为鲁国的夫人。”因此仲子后来嫁给了鲁惠公。后来生了桓公，惠公去世后，暂由隐公摄政，以奉戴桓公。

隐公元年

经 元年春王正月。三月，公及邾仪父盟于蔑。夏五月，郑伯克段于鄆。秋七月，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、仲子之赙。九月，及宋人盟于宿。冬十有二月，祭伯来。公子益师卒。

传 元年春，王周正月^①，不书即位，摄也^②。

三月，公及邾仪父盟于蔑^③，邾子克也^④。未王命，故不书爵^⑤。曰“仪父”，贵之也。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，故为蔑之盟。

夏四月，费伯帅师城郎^⑥。不书，非公命也。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^⑦，曰武姜^⑧。生庄公及共叔段^⑨。庄公寤生^⑩，惊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恶之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请于武公^⑪，公弗许。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^⑫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^⑬，虢叔死焉^⑭，佗邑唯命^⑮。”请京^⑯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^⑰。祭仲曰^⑱：“都城过百雉^⑲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^⑳：大都不过叁国之一^㉑，中五之一，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^㉒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^㉓？”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^㉔？不如早为之所^㉕，无使滋蔓，蔓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？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^㉖，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^㉗。公子吕曰^㉘：“国不堪贰^㉙，

君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。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^③，将自及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廩延^④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^⑤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昵^⑥，厚将崩。”

大叔完聚^⑦，缮甲兵^⑧，具卒乘^⑨，将袭郑。夫人将启之^⑩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^⑪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鄢^⑫，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^⑬，大叔出奔共^⑭。
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段不弟^⑮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曰克；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；谓之郑志^⑯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置姜氏于城颍^⑰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”既而悔之。

颍考叔为颍谷封人^⑱，闻之，有献于公^⑲，公赐之食，食舍肉^⑳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^㉑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^㉒！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^㉓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？若阙地及泉^㉔，隧而相见^㉕，其谁曰不然^㉖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^㉗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^㉘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洵洵^㉙！”遂为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：“颍考叔，纯孝也，爱其母，施及庄公^㉚。《诗》曰^㉛：‘孝子不匮^㉜，永锡尔类^㉝。’其是之谓乎。”

秋七月，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、仲子之赙^㉞。缓，且子氏未薨^㉟，故名。

天子七月而葬，同轨毕至^㊱。诸侯五月，同盟至^㊲。大夫三月，同位至^㊳。士逾月，外姻至^㊴。赠死不及尸^㊵，吊生不及哀^㊶，豫凶事^㊷，非礼也。

八月，纪人伐夷^㊸。夷不告，故不书。有蜚^㊹。不为灾，亦不书。

惠公之季年^㊺，败宋师于黄^㊻。公立，而求成焉^㊼。九月，及宋人盟于宿^㊽，始通也^㊾。

冬十月庚申^㊿，改葬惠公。公弗临^㊽，故不书。

惠公之薨也，有宋师，大子少，葬故有阙^⑨，是以改葬。

卫侯来会葬^⑩，不见公，亦不书。

郑共叔之乱，公孙滑出奔卫^⑪。卫人为之伐郑，取廩延。郑人以王师、虢师伐卫南鄙^⑫。请师于邾。邾子使私于公子豫^⑬，豫请往，公弗许，遂行。及邾人、郑人盟于翼^⑭。不书，非公命也。

新作南门。不书，亦非公命也。

十二月，祭伯来^⑮，非王命也。

众父卒^⑯。公不与小敛^⑰，故不书日。

【注释】

①王周正月：王，周天子。周，周历。春秋时代各国所用历法不一，有夏历，殷历，周历。三历岁首月建不同，夏历正月建寅，殷历正月建丑，周历正月建子。此周正月即今夏历十一月。

②摄：摄政。③邾仪父：邾国国君。盟：会盟，订约。此处用作动词。蔑：鲁国地名，即姑蔑，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部。

④邾子克：即仪父。⑤爵：爵位，君主国家所封的等级，古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之说。

⑥费(bì)伯：鲁国大夫。郎：地名，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北。

⑦郑武公：郑国国君，名掘突，武公是死后的谥号。郑：国名，在今河南新郑县一带，姬姓。申：国名，姜姓，在今河南省南阳县。

⑧武姜：即武公之妻姜氏，庄公、共叔段之母。武，表明其夫为武公；姜，表明其母家姓姜。

⑨庄公：即郑伯，武公长子。共叔段：即太叔段，武公次子，名段。共：国名，在今河南省辉县市。

⑩寤生：逆生，即难产。寤通“悟”。⑪亟(qì)：屡次。

⑫制：地名，又名虎牢，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。

⑬岩邑：险邑。邑，城邑。

⑭虢(guó)叔：东虢国君，为郑所灭。虢：国名，在今河南省荥阳县。

⑮佗：同“他”。⑯京：地名，郑国城邑，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南。

⑰大叔：即太叔，叔段的尊称，大同“太”。叔段被称为太叔，是因为他是郑庄公的第一

个弟弟。⑮祭仲：即祭足，郑国大夫。祭(zhài)：地名，祭仲的食邑，在今河南省中牟县境内。⑯都城：都，都邑；城，城墙。雉：古时度量名称，长三丈，高一丈。⑰制：制度，规度。⑱叁国之一：即国都的三分之一。参同“叁”。⑲不度：不合法度。⑳辟：同避，逃避。㉑何厌之有：即“有何厌”的倒装。厌，满足。之，结构助词，将宾语提前，无义。㉒所：处所。㉓毙：跌倒。㉔既而：不久。西鄙、北鄙：边境二邑。鄙，边境的城邑。貳：两属，即从属二主。㉕公子吕：人名，郑国大夫，字子封。㉖堪：忍受，容忍。㉗无庸：不用。庸通“用”。㉘廩延：郑国邑名，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北。㉙厚：指势力雄厚。㉚昵：亲近，团结。㉛完聚：完，坚固城郭；聚，聚集粮草。㉜缮：修整。㉝具：准备。㉞启：开启，即开城门。㉟乘(shèng)：车一辆称为一乘。㊱鄢：地名，在今河南省鄢陵县。㊲五月辛丑：即五月二十三日。㊳共：原诸侯国名，后为卫国别邑，在今河南辉县市。㊴不弟：即不像兄弟。弟又通“悌”。㊵郑志：即郑庄公的意志。㊶城颍：郑国地名，在今河南省临颍县西北。㊷封人：镇守边疆的地方官。封，疆界。㊸献：送物于人。㊹舍：放置。舍肉，即将肉放置一边。㊺遗(wèi)：馈，给予。㊻絜(yì)：语气助词。㊼敢：谦词，有冒味的意思。㊽阙(jué)：同“掘”，挖。㊾遂：用作动词，即掘作遂道。㊿其：语气副词，此处表示疑问语气。㉑赋：赋诗。㉒融融：和乐的样子。㉓洩洩(yìyì)：舒畅的样子。㉔施(yì)：延及。㉕《诗》：指《诗经》。下面两句引自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。㉖匱：缺乏，尽。㉗锡：通“赐”。㉘天王：即周平王姬宜臼。宰咺(xuān)：人名，周王室臣子。归：通“馈”。赗(fèng)：送财物给人办丧事。㉙子氏：即仲子。㉚同轨：车轨辙迹相同者，此指诸侯。㉛同盟：订立盟约的诸侯。㉜同位：爵位相同

者。⑥⑥外姻:有婚姻关系的亲戚。⑥⑦尸:停柩待葬之时通称为“尸”。⑥⑧哀:自始死至返哭(古礼,葬后返庙而哭),其间主人最为悲哀。⑥⑨豫:通“预”。⑥⑩纪:国名,姜姓。故城在今山东省寿光县南。夷:国名,妘姓。故城在今山东省即墨县西。⑥⑪蜚(fēi):一种有害的飞虫。⑥⑫季:末。⑥⑬黄:宋国的城邑,故城在今河南省民权县东。⑥⑭成:媾和。⑥⑮宿:国名,风姓,故城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。⑥⑯通:通好。⑥⑰庚申:十四日。⑥⑱临:临丧哭泣。⑥⑲阙:缺失,不完备。⑥⑳卫侯:卫国国君,姬姓。㉑公孙滑:人名,共叔段之子。㉒虢:西虢国,故城在今河南省陕县境内。此时东虢已灭。㉓邾子:即邾子克。公子豫:鲁国大夫。㉔翼:地名,属邾国。㉕祭伯:人名,周王朝卿士。祭为其食邑,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东北,与前祭仲之食邑为两地。㉖众父:即公子益师,字众父,鲁孝公之子。㉗小敛:给死者穿衣称为小敛,入棺为大敛。

【译文】

元年春季,周历正月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隐公即位一事,因为他只是摄政。

三月,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。邾仪父就是邾子克。因为邾子尚未正式受周王室册封,所以《春秋》未记载他的爵位。称其为“仪父”,是表示尊重他。隐公因为摄政而想和邾国结好,因此两国在蔑地举行了盟会。

夏季四月,鲁大夫费伯率领军队在郎地筑城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此事,是因为费伯筑城并不是奉隐公之命。

当初,郑武公从申国娶一妻子,名叫武姜。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。生庄公时出现了难产,姜氏受到惊吓,就给庄公取名叫“寤生”,并因此而讨厌他。姜氏宠爱共叔段,想立他为太子。多次请求武公,武公没答应。等到庄公即位,姜氏请求把制这个地方封给

共叔段。庄公说：“制，是一个险要的城邑。虢叔曾经死在那里。如果要求其他地方，随您挑选。”姜氏又请求京城，庄公同意了，就让共叔段住在那里，称之为京城太叔。郑国大夫祭仲说：“都邑的城墙超过了百丈，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。先王规定的制度是，大的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，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，小邑不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，京城已经超过规定，不合制度，国君将难以承受。”庄公说：“姜氏要这样做，我哪里能够避免这场祸害呢？”祭仲说：“姜氏哪里会满足？不如对共叔段早做处理，以免他象野草一样滋生蔓延。一旦蔓延开来就难以对付了。蔓延的野草尚且难以铲除，更何况是国君受宠的弟弟呢？”庄公说：“不义之事做多了，必然自己栽跟头。您就等着瞧吧！”

不久，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二邑同时也听命于自己。公子吕说：“一国不能容有二君，国君打算怎么办？如果想把君位让给太叔，就请允许我前去事奉他。如果不想给他，就请您把他除掉。以免让百姓生有二心。”庄公说：“不必如此，他将咎由自取。”太叔进而把二邑收归自己所有，并逐步扩展到廩延一带。公子吕说：“可以动手了。土地扩大了，就会得到更多的民心。”庄公说：“对国君不义，对兄长不敬，土地越多，崩溃就越快。”

太叔修治城郭，积聚粮草，整治装备武器，充实士卒战车，准备偷袭郑都。姜氏则作为内应帮助打开城门。庄公听说太叔起兵的日期后说：“可以动手了。”于是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攻打京城。京城的人都背叛了太叔。太叔只好逃到鄆地，庄公又领兵攻打鄆地。五月二十三日，太叔又逃到共国。

《春秋》中对此事记载为：“郑伯克段于鄆。”太叔不讲孝悌，所以不称他为庄公之弟；兄弟相争，如同两国国君交战一样势不两立，所以称为“克”；称庄公为“郑伯”，是讥讽他对弟弟有失教诲；这也表明庄公早就有了杀弟之心。所以不写太叔“出奔”，是表示责难庄公。

事后庄公把姜氏安置到城颍居住,并发誓说:“不到黄泉,决不再见。”但不久就后悔了。

当时,颍考叔正镇守颍谷,听说此事后,借献礼之机求见庄公。庄公赐给他食物吃。吃饭时,颍考叔把肉挑出来放在一边。庄公问是什么意思,他回答说:“小人家有老母,一向都是吃小人供奉的食物,还从未尝过国君的东西。请允许我把这些肉带回去给她品尝。”庄公说:“你有母亲可孝敬,我偏偏没有!”颍考叔问:“请问这是什么意思?”庄公说明了原因,表示已经感到后悔。颍考叔回答说:“国君何必对此忧虑?如果掘地见到泉水,你们在隧道中相见,又有谁说这不是黄泉相见呢?”庄公听从了颍考叔的建议。他进入隧道,吟诗道:“来到隧道中,心中好欢畅。”姜氏走出隧道,也吟道:“走出隧道外,心情真愉快。”从此母子和好如初。

君子对此评论说:“颍考叔是一个至纯的孝子,孝敬自己的母亲,并且还影响到庄公。《诗经》说:‘孝子之孝无穷尽,永远赐与你同类。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!”

秋季七月,周天子派宰咺来馈赠惠公和仲子的丧葬礼品。惠公去世已一年有余,太晚了,仲子还没有死,又为时过早,都不合适,因此《春秋》直书宰咺的名字。

天子去世七个月安葬,诸侯都要参加葬礼。诸侯去世五个月安葬,同盟的诸侯都要参加葬礼。大夫去世三个月安葬,爵位相同的人都要参加葬礼。士去世一个月安葬,姻亲都要参加葬礼。葬礼之后,再向死者赠送礼品,向生者表示哀悼,以及在人尚未去世就预先赠送丧葬礼品的,都不合乎礼。

八月,纪国人讨伐夷国。夷国没有前来报告,因此《春秋》没有记载此事。

鲁国发现了蜚蜚虫,但没有造成灾害,因此《春秋》也不记载。

惠公晚年,曾在黄地打败了宋国。隐公即位后要求和宋人讲和。九月,在宿地和宋人结盟,两国开始通好。

冬季十月十四日，改葬了惠公。隐公只是摄政，所以没有以丧主的身份临丧哭泣。因此，《春秋》也就没有记载。

惠公去世时，正遇鲁国和宋国交战，太子桓公又年幼，葬礼不够完备，所以现在才改葬。

卫桓公前来参加葬礼，没有见到隐公。因此《春秋》也就不予记载。

郑国的共叔段叛乱后，他的儿子公孙滑逃到卫国，卫国人帮助他攻打郑国，夺取了廩延。郑国人率领周天子和虢国的军队攻打卫国的南部边境。又请求郑国出兵。邾子派人私下和鲁国大夫公子豫商量，公子豫请求出兵救援，隐公不同意，公子豫便自己去了，和邾国、郑国在翼地结了盟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此事，就是因为这不是出于隐公的命令。

鲁国重新建造了国都的南门。《春秋》对此没有记载，也是因为不是出于隐公的命令。

十二月，祭伯来到鲁国，他此行不是奉周天子的命令。众父去世。隐公没有前去参加小敛，因此《春秋》没有记载众父的去世日期。

【文解】

隐公二年

经 二年春，公会戎于潜。夏五月，莒人入向。无骇帅师入极。秋八月庚辰，公及戎盟于唐。九月，纪裂繻来逆女。冬十月，伯姬归于纪。纪子帛、莒子盟于密。十有二月乙卯，夫人子氏薨。郑人伐卫。

传 二年春，公会戎于潜^①，修惠公之好也。戎请盟，公辞^②。

莒子娶于向^③，向姜不安莒而归^④。夏，莒人入向，以姜氏还。

司空无骇入极^⑤，费庠父胜之^⑥。

戎请盟。秋，盟于唐^⑦，复修戎好也。

九月，纪裂繻来逆女^⑧，卿为君逆也。

冬，纪子帛、莒子盟于密^⑨，鲁故也。

郑人伐卫，讨公孙滑之乱也^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戎：华戎，原为西方少数民族，春秋时，一部分进入中原，与华夏族杂处。潜：鲁国地名，在今山东省济宁市西南。

②辞：谢绝。

③莒：国名，己姓，都城在今山东省莒县。向：国名，姜姓，在今山东省莒县南。

④向姜：向国女。

⑤司空无骇：鲁国卿士。司空，官名，鲁有司空、司马、司徒三卿。无骇为公子展之孙，展禽（柳下惠）之父。

⑥费庠（qín）父：即费伯，鲁国大夫。

⑦唐：鲁国地名。

⑧纪裂繻：纪国卿士。逆：迎娶。

⑨纪子帛：即纪裂繻，字子帛。密：莒国地名，在今山东省昌邑县东南。

⑩公孙滑之乱：公孙滑为太叔段之子，叔段失败，滑奔卫，卫人为之伐郑，取廩延。见隐公元年传。

【译文】

二年春季，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，这是为了重修惠公时期的友好关系。戎人请求结盟，被隐公谢绝了。

莒子从向国娶了向姜为妻，向姜不安心在莒国居住，又回到了向国。夏季，莒国人进入向国，又把向姜带了回来。

鲁国的司空无骇攻入极国，费庠父灭了极国。

戎人请求结盟。秋季，在唐地结盟，这是鲁国为了和戎人重修旧好。

九月，纪国的裂繻前来迎娶隐公的女儿，这是卿为国君迎亲。

冬季，纪子帛、莒子在密地结盟，这是为了缓和鲁国和莒国的关系。

郑国人攻打卫国，以讨伐公孙滑的叛乱。

隐公三年

经 三年春王二月，己巳，日有食之。三月庚戌，天王崩。夏四月辛卯，君氏卒。秋，武氏子来求赙。八月庚辰，宋公和卒。冬十有二月，齐侯、郑伯盟于石门。癸未，葬宋穆公。

传 三年春，王三月壬戌^①，平王崩^②。赴以庚戌^③，故书之。

夏，君氏卒。声子也。不赴于诸侯，不反哭于寝^④，不祔于姑^⑤，故不曰薨。不称夫人，故不言葬，不书姓。为公故，曰君氏。

郑武公、庄公为平王卿士。王貳于虢^⑥，郑伯怨王，王曰：“无之”。故周、郑交质^⑦，王子狐为质于郑^⑧，郑公子忽为质于周^⑨。王崩，周人将畀虢公政^⑩。四月，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^⑪。秋，又取成周之禾^⑫。周、郑交恶。

君子曰：“信不由中^⑬，质无益也。明恕而行^⑭，要之以礼^⑮，虽无有质，谁能间之^⑯？苟有明信，涧溪沼沚之毛^⑰，苹蘩蕴藻之菜，筐筥錡釜之器^⑱，潢汙行潦之水^⑲，可荐于鬼神^⑳，可羞于王公，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，行之以礼，又焉用质？《风》有《采芣》、《采芣》^㉑，《雅》有《行苇》、《洞酌》^㉒，昭忠信也^㉓。”

武氏子来求赙^㉔，王未葬也。

宋穆公疾^㉕，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^㉖，曰：“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^㉗，寡人弗敢忘。若以大夫之灵^㉘，得保首领以没^㉙，先君若问与夷，其将何辞以对？请子奉之，以主社稷^㉚，寡人虽死，亦无悔焉。”对曰：“群臣愿奉冯也^㉛。”公曰：“不可。先君以寡人为贤，使主社稷，若弃德不让，是废先君之举也^㉜，岂曰能贤？光昭先君之

令德^③可不务乎^④? 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^⑤。”使公子冯出居于郑^⑥。八月庚辰^⑦,宋穆公卒。殇公即位。

君子曰:“宋宣公可谓知人矣。立穆公,其子飧之^⑧,命以义夫^⑨。《商颂》曰^⑩:‘殷受命咸宜^⑪,百禄是荷^⑫。’其是之谓乎!”

冬,齐、郑盟于石门^⑬,寻卢之盟也。庚戌^⑭,郑伯之车僨于济^⑮。

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^⑯,曰庄姜,美而无子,卫人所为赋《硕人》也^⑰。又娶于陈^⑱,曰厉妫,生孝伯,早死。其娣戴妫生桓公^⑲,庄姜以为己子。

公子州吁^⑳,嬖人之子也^㉑,有宠而好兵。公弗禁,庄姜恶之。石碏谏曰^㉒:“臣闻爱子,教之以义方^㉓,弗纳于邪。骄、奢、淫、佚^㉔,所自邪也。四者之来,宠禄过也^㉕。将立州吁,乃定之矣,若犹未也,阶之为祸^㉖。夫宠而不骄,骄而能降,降而不憾^㉗,憾而能眵者鲜矣^㉘。且夫贱妨贵^㉙,少陵长^㉚,远间亲^㉛,新闻旧,小加大^㉜,淫破义,所谓六逆也^㉝。君义,臣行,父慈,子孝,兄爱,弟敬,所谓六顺也^㉞。去顺效逆,所以速祸也^㉟。君人者将祸是务去^㊱,而速之,无乃不可乎?”弗听。其子厚与州吁游^㊲,禁之,不可。桓公立,乃老^㊳。

【注释】

①王三月:即周历三月。壬戌:二十四日。②崩:天子死为崩(详见前注)。

③赴:讣告。庚戌:十二日。

④反哭:古礼,葬后返回宗庙而哭。反通“返”。寝:寝庙,宗庙。古代宗庙分两部分,前面祭祀的地方叫“庙”,后面停放牌位和先人遗物的地方叫“寝”,合称“寝庙”。

⑤祔:后死者附祭于宗庙的一种仪式。姑:丈夫之母,即婆婆。

⑥貳:不专一。虢:这里指西虢公(详见隐公元年注)。

⑦质:人质,以人为抵押品,春秋、战国时多盛行。

⑧王子狐:周平王的儿子。

⑨公子忽:郑庄公太

子。 ⑩畀(bì):给予。 ⑪祭足:即祭仲。温:周王畿内小国,在今河南省温县南。 ⑫成周:周王的城邑,为周公所建,故城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。 ⑬信:人言。中:同“衷”。 ⑭恕:宽恕,体谅。 ⑮要(yāo):约束。 ⑯间:离间。 ⑰毛:草木通称。此指野菜。 ⑱筥(jǔ):园形竹筐。方者为筐,园者为筥。铸(qì):三足锅。有足者为铸,无足者为釜。 ⑲汙(wù):积水。大者为潢,小者为汙。行潦:道路上所积的雨水。

⑳荐:进献。与下句“羞”同义。 ㉑《风》:指《诗经·国风》。《采芣(fán)》、《采芣》:均为《诗经·国风》中篇名。 ㉒《雅》:此指《诗经·大雅》。《行苇》、《泂(jiǒng)酌》:均为《诗经·大雅》篇名。

㉓昭:显明。 ㉔武氏子:即武氏之子。武氏,周王室大夫。赙(fù):助丧的财物。 ㉕宋穆公:宋国国君,名和,宋武公之子,宣公弟,继其兄为国君。 ㉖大司马孔父:宋国官名,孔父,名嘉,又称孔父嘉,正考父之子,孔丘的祖先。属:嘱托。“属”同“嘱”。殇公:宋宣公之子,名与夷,继穆公为国君。 ㉗先君:指宋宣公。舍:废弃。 ㉘灵:福。 ㉙保首领:意即善终。领,颈项。没:终,即死。 ㉚社稷:国家。社,土地神;稷,谷神。古代君主均祭祀社稷,后遂以社稷指代国家。 ㉛冯:人名,穆公之子,即宋庄公。 ㉜举:荐举。 ㉝光昭:发扬光大。令德:美德。令,美好。 ㉞务:尽力从事。 ㉟吾子:对称代词,即“你”,既表恭敬,又表亲昵。其:句中语气词,表示期望或命令。

㊱公子冯:即穆公之子。 ㊲庚辰:十五日。 ㊳飧:同“享”。 ㊴命以义:其命出于道义。 ㊵《商颂》:《诗经》中颂扬殷商祖先建国立业的诗篇。 ㊶咸:都,全。宜同“义”。 ㊷百禄:各种福禄。荷:承受。 ㊸齐:国名,姜姓,太公望之后,都城在今山东省临淄县北。春秋后期,君权由田氏取代,称为田齐。石门:齐国地名,在今山东省长清县西南。 ㊹庚戌:十二月无庚戌日,恐有误。 ㊺僨(bì):颠覆。济:济水,古代四渎之

一。 ④⑥卫庄公：卫国国君，名扬。东宫得臣：古时太子居东宫，故称太子为东宫。得臣，齐太子名，与庄姜同母，齐庄公嫡长子。

④⑦《硕人》：《诗经·国风》篇名。 ④⑧陈：国名，妫姓，虞舜的后代，都城在今河南省淮阳县。 ④⑨娣：妹妹。 ⑤⑩州吁：卫庄公之子。

⑤⑪嬖(bì)：宠妾。 ⑤⑫石碚(quē)：卫国大夫。

⑤⑬义方：道义。 ⑤⑭佚：通“逸”，放荡。 ⑤⑮过：过分。

⑤⑯阶：阶梯。这里用作动词，即为祸乱制造阶梯。 ⑤⑰憾：恨。

⑤⑱眚(zhēn)：克制。鲜：少。 ⑤⑲妨：害。 ⑥⑰陵：驾凌。陵通“凌”。

⑥⑱间：因离间而取代。 ⑥⑲加：凌驾。加通“驾”。 ⑥⑳六逆：六种违背道义的行为。即“贱妨贵，少陵长，远间亲，新闻旧，小加大，淫破义。”

⑥㉑六顺：六种顺合道义的行为。即“君义，臣行，父慈，子孝，兄爱，弟敬。”另据《管子·五辅》篇：“圣王飭此八礼，以导其民。八者各得其义，则为人君者中立而无私，为人臣者忠惠而不党，为人父者慈惠以教，为人子者孝弟以肃，为人兄者宽裕以惠，为人弟者比顺以敬，为人夫者敦悃以固，为人妻者劝勉以贞。”与此略同。 ⑥㉒速：动词，使动用法。速祸，即加速祸患到来。

⑥㉓将祸是务去：即“将务去祸”的倒装句式。

⑥㉔游：交往。 ⑥㉕老：告老退休。

【译文】

三年春季，周历三月二十四日，周平王去世。讣告上写的是十二日，因此《春秋》也就记为十二日。

夏季，君氏去世。君氏就是声子。因为她去世时没有向诸侯发讣告，安葬之后既没有返回祖庙哭祭，也没有把神位安放在婆婆的神位旁边，所以《春秋》称“卒”不称“薨”。又因为不称她为“夫人”，所以没有记载安葬的情况，也没有记载她的姓。但因为她是隐公的生母，所以称之为“君氏”。

郑武公和郑庄公都做过周平王的卿士。平王打算把权力同时分给虢公一部分，庄公因此对平王有所不满，但平王对他说：“没有

这回事。”为此王室和郑国还互换人质，王室把王子狐送到郑国做人质，郑国则把公子忽送到王室做人质。平王去世后，周人拟将政权交给虢公。四月，郑国的祭足率军抢收了温地的麦子。秋季，又抢收了成周的谷子。从此，王室和郑国结下了仇恨。

君子对此评论说：“如果信任不是出自内心，即使互换人质也没有用处。若能彼此谅解而后行事，并主动接受礼的约束，即使没有人质，又有谁能离间他们呢？假若有诚信之心，即使是沟溪、沼池中的野草、浮萍、白蒿、蕴藻一类的野菜，筐、筥、錡、釜一类的器具以及积聚和流动的水，都可以用来祭祀鬼神，进献王公，更何况君子是要缔结两国之间的信任，只要依礼行事，又何须什么人质？《国风》中有《采芣》、《采芣》，《小雅》中有《行苇》、《泂酌》，都是用以昭明这种忠信之道的诗篇。”

武氏的儿子前来鲁国求取周平王的助丧之物，因为平王还没有安葬。

宋穆公病重，召见大司马孔父，把殇公托付给他，并说：“先君舍弃儿子与夷而立我为君，此恩此德我不敢忘记。如果我能托大夫的洪福，得以善终的话，先君假如问起与夷，我怎么回答他呢？请您一定要事奉与夷主持国政。这样，我也就死而无憾了。”孔父回答说：“群臣可是都愿意事奉国君的儿子冯啊。”穆公说：“不能这么做。先君认为我贤能，才让我主持国政。如果我背离先君之德而不让位，就废弃了先君的贤德之举，怎么说是贤能呢？发扬先君的美德，能不尽力而为吗？希望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！”于是让公子冯前往郑国居住。八月庚辰这一天，宋穆公去世。殇公即位。

君子对此评论说：“宋宣公可以说是知人善任了。立了兄弟穆公为君，但他的儿子最终仍旧取得了君位。这大概是因为他的遗命符合道义吧。《商颂》说：‘殷王传授王位，兄终弟及，都合于道义，因此他们得到了各种福禄。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！”

冬季，齐国和郑国在石门会盟，是为重修从前在卢地结下的友